



戏沙

◎李斌

猫儿奶奶河的记忆

◎梅九宏

20世纪70年代末,我所读的小学位于东风十二队,队里负责人胖胖的面目和善,老百姓称他为“孔队长”,同学们私下全叫他“孔老二”。那年头“批林批孔”深入人心,孔老夫子虽作为万世师表,但当时几乎万人唾弃,被批得体无完肤,凡是孔姓人士,一律戏称为“孔老二”,孔队长当然也不例外。那时,在孔老二的辖区内有条“猫儿奶奶河”。

它位于学校围墙外西侧,据老人们讲,很多年前有个叫猫儿奶奶的女人,溺水淹死在这条河里,所以一直称为“猫儿奶奶河”。传说,猫儿奶奶变成了水鬼,她一直躲在水里耐心等待,引诱或强行拉行人落水而死,来当自己的替死鬼。因此,我放学后一直不敢独自从河边走,生怕被猫儿奶奶拉下水。

姐姐比我大六岁,再长大点,她跟我说,那时冬天特别寒冷,屋檐下会挂着一排长长的透明水柱,猫儿奶奶河的河面也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像浇筑的水泥板那样坚固,远远望去一片白,简直分不清哪儿是河哪儿是岸。许多同学在冰封的河面上奔跑打闹,爷爷送姐姐去上小学一年级时,每次都反复吩咐千万不能在冰面上行走,防止被女鬼拽下水底,听得她毛骨悚然。不放心的爷爷还总是坚持亲自把她送到教室,千叮万嘱后才肯离开。

传说归传说,这条河也是生产

队的鱼塘。每逢春节前夕,孔老二都要安排一次集中捕鱼,这可是生产队的重大事项。当天下午,男女老少齐出动,村民们簇拥在河边上,热闹非凡,孔老二扯着大嗓门在现场指挥,河岸两边分别有六七个人,合力拉着一张五六十米长的渔网,随着渔网慢慢被拉出水面,网里的鱼儿扑打挣扎非常激烈,不断有鱼飞出渔网。

不远处,一个村民身穿棉袄下着水裤,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地趟进河边浅滩,双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拍打水面,把河里的鱼儿往网里赶,也把网里的鱼儿控制住,岸上,一众村民指挥着,声嘶力竭地叫嚷:“快快快,要溜了。”大伙儿一激动,围观的队伍随着渔网左右摇摆,有小孩一个趔趄,差点掉进水里。孔老二大喝一声:“保护小孩!”就这样,竹竿的拍打声与周围的吆喝声、叫嚷声此起彼伏,光是震耳欲聋的喧嚣声恐怕也把鱼儿吓晕了。三四个小时后,渔网逐渐被拉上岸,包围圈收拢缩小,尝试逃跑的鱼儿也就彻底躺平。

网里活蹦乱跳的鱼儿,是村民们年夜饭必备的美味佳肴,大家伙脸上乐开了花儿,“年年有余”“吉庆有鱼”的美好寓意,让村民像过节一样热闹喜庆。我是打酱油的,但每年这个时节,也会赶来感受捕鱼的欢庆,分享村民们的喜悦,我还同时希望着把那个女鬼一并捞上来,免

得我路过河边时总提心吊胆。

在离猫儿奶奶河不远处有个晒谷场,是那个年代学生务农的主阵地,学校也常跟孔老二联系,安排我们去那里参加劳动。三年级时我曾去收过麦子,其实我们就是协助农户把麦子堆放在晒谷场上,村民们干起农活个个手脚麻利、有条不紊,我们去了反而碍手碍脚,但村民们还是手把手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们一些基本常识。农村里的一切让城里长大的我感到很新鲜,经常流连忘返。

那时还定期让我们给村里送肥料,这也是我们务农活动的重要内容,所谓的肥料其实也就是相对肥沃的土壤,那天放学后,我照例到外婆家院子里去铲肥,外婆满腹牢骚:“哎呀,才隔了半个月,又要来铲肥,哪有那么多肥料啊,都被你们老师吃了吧?”吓得我赶紧捂住外婆的嘴,生怕被同学听到——可以得罪外婆,但千万不敢得罪老师呀。外婆的院子可能被我铲得成为低洼地了,唉,没办法呀,又不能到别人家去铲肥,家家都有小孩,家家都有任务哎!所幸后来学校也没再通知学生送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河道被填埋,猫儿奶奶河当然也未能幸免,但儿时关于她的记忆却从未湮灭,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年年有鱼的场景,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心窗
片羽

甸压在心头。每一个物件都有它的前世今生,追溯起来便是这番那番的情谊,可容不得犹豫,在几秒间就得作出割舍。割舍不下就只能往收纳袋的各个边边角角使劲塞,空间被填充得满满,似乎就要溢出来,又不知是什么味道的离愁别绪。

在这里,我从小学到高中,一路跌跌撞撞,当初稚嫩纤细的身影终究长成了大人模样。我妄图用一把锁尘封住我成长的痕迹以及我即将消散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终究是枉然。前路漫漫,我离开老屋,迈向不可预测的未来。

世相
写真

路旁的哭泣声

◎史国华

傍晚时分,下了一天的雨渐渐停了,空气变得清新。孟先生仁立在阳台窗户前,任凭细细雨丝扑在脸上,湿润空气拂面而来。在橘黄色路灯的照射下,孟先生依稀看到树叶上的雨珠缓缓往下滴淌,树梢不时闪烁着亮光。

房屋前的道路修了一茬又一茬,至今尚未彻底竣工。前几年这条路改造,重做了雨污管道,把水泥路面挖掉后新铺了沥青路面;去年为改善老小区停车难,工人们在马路南边把绿化铲掉,铺上了8字形马路砖,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停车位;不久后又一家施工单位进场,沿着人行道的路牙再次开挖,实施管线埋放工程;好不容易消停了几个月,前些时又有人在路北边的诸多商户前一字排开钻了很多直径约20厘米的孔,插入石柱子,以防汽车临时停靠……

孟先生正想返回客厅,忽闻从路旁传出一阵阵哭泣声,还夹杂着对话,时隐时现,老孟的心为之一惊,顾不上天空仍飘着细雨,走下楼梯循声而去。

路甲一边哽咽一边对路乙抱怨道:“我本属河岸家族,前些年路面拓宽,岸边建了石驳,我被装扮成绿化带。可还不到半年,花花草草刚吐出嫩芽就遭挖掘机正面强攻,五脏六腑被倒腾一番,后又碾压路机反复碾压。”

路乙擦了擦眼泪回复路甲道:“其实我比你还惨,主人在我表面才铺好双色马路砖,不久就被重新开膛破肚,挖了一道道深深的沟,把许多管线塞进了我的身体。”

对面的路丙也愤愤不平:“我才冤枉啊,上个月我身上被平白无故打了一排洞,埋设了石柱子,阻止机动车在路边临停,可此举受到小区居民的普遍吐槽,结果没几天又把石柱子拔了,在每个空洞里灌了一大勺水泥,至今我身上还留着一连串疤痕。”

此时路丁已泪流满面:“但凡人们需要把管线或管道输送过马路,就对我做腰斩手术,轻者拦腰开槽,重者横切深挖,常常是老伤未愈又添新伤。”

孟先生顿时心潮腾涌、鼻子酸酸,感叹道路也有灵气呀,无序施工远不止是让行人和居民陡增烦恼!老孟紧锁着眉头点了一支烟,细问路甲、路乙、路丙、路丁可有良策妙方予以根治?

路甲率先发言:“早些年,有识之士曾提议在路面安装拉链或子母扣,每逢施工就拉开拉链或子母扣,竣工后再合上,可有效减少对道路的伤害。”

路乙提了个新思路,是否将乐高积木概念引进道路建设领域,其模块化结构为道路反复施工提供了简单且灵活的空间。路丙略加思考说道:“如果采用3D打印技术修建道路,再增加3D拆除功能,便可通过程序控制系统直接在地表下层修复或重建而不影响路面,可进一步降低对道路的损害。”

路丁听了3个兄长的高见远识,却感远水解不了近渴,提道:“还是先研制些特效创可贴吧,道路开挖后及时贴上一副,既防扬尘又可缓解伤痛。”

孟先生听得津津有味,把路甲、路乙、路丙、路丁的奇思妙想都一一记下。突然,一阵急促电话铃响起,孟先生的梦醒了。

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周如月

这是我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我在岁月面前丢盔卸甲。

昨天搬家,大物件基本原封不动,只收拾些金银细软,即便如此,也是大包小包来回折腾半天。

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生活琐碎此刻如此惊心动魄。早已被岁月这把镰刀割伤了美貌而在深宫中衰老黯淡的陈旧小物件,也被重新捡拾起,因为光阴,它被赋予了不同意义。

从洗手台下一角掏出四盒未曾开封的面膜,所幸保质期足够长,尚具有价值。显然是高一军训后的产物,结束了黑人踢正步的汇报表演,

一时冲动便冲到商城买了好几大盒,现在想来也只想发笑。

高考结束后彻底失宠的书桌上摸到了某某的立牌,与上面鲜活肆意连眼角眉梢都含着光的少年怔怔对望,突然发觉他依然在书里无知无觉地延展着他的高中岁月,而我的中学时光却在手忙脚乱中被一缕悠长的夏风吹向远方。

就是这样拿起又放下,反反复复,试图将八年的日子对折对折再对折,压缩成薄薄一片塞进纸袋里。东西是塞下了,可牵扯出的思绪却弥漫在空气中,交织成网,沉甸